

體的失能，物的可能：

《十三號倉庫》的文物與物質施為能力

陳建龍

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生

自馬歇·莫斯（Marcel Mauss）揭示了禮物的施受回報（*kula ring*）羈束人類的社會行為以來，人對物的重新認知，便不斷汰舊革新，人類本位的認知與人類作為行為能力的主宰位置，更是屢屢受到挑戰。失能似乎不再專指肢體機能的減損，而是人類共有的弱勢現象。當代學者布諾·拉圖爾（Bruno Latour）等人所提出物質施為能力（material agency）的論點，更是直指傳統主體（人體）失能，而物質、物件取而代之施能的一大反思。

人體失能與物質施能，相關論述至今勃興且駁雜：安迪·克拉克（Andy Clark）主倡意識已擴展至人體之外，蘭博斯·馬拉傅利（Lambros Malafouris）主張人與物同為經驗共構的成分，卡爾·納佩特（Carl Knappett）認為物質施為能力透過文物（artifacts）、意象（images）、文本（texts）三者所構成，而人則深陷其中。此外，尚有提姆·英格德（Tim Ingold），不偏人、不倚物，以中立的角度出發，展開「螞蟻」(ANT; Actor-Networking Theory，主張物質能動)與「蜘蛛」(SPIDER; Skilled Practice Involves Developmentally Embodied Responsiveness，主張生物反應)的對話。物與人，蟻與蛛，誰客誰主的爭辯，至今仍在持續。

本文旨在探討《十三號倉庫》影視文本中，文物施能惑人、控人，而人往往失能受控，最後必須依賴其他物質來收集／收服文物作為收場，凡此等等的創作設定，透過波特小姐（Beatrice Potter）引人想像奔馳的茶、愛倫坡（Edgar Allan Poe）以墨跡將人紋身的筆、普拉斯（Sylvia Plath）使人喪志厭世的打字機、希區考克（Alfred Hitchcock）令人心生恐懼的蓮蓬頭…諸此文物，如何在科幻文本的框架下，體現當前的物質施為能力思想。是否科幻文本，適為物質施為能力的論述文本？抑或人禦物方為日常科學，而物禦人即為科幻文學，僅是迷思，而事實上科幻文本與日常生活之別，僅是（二者皆為人的失能與物的禦人）程度上的差異？那麼套用拉圖爾批判人本科學的現代假象之言—「我們不曾現代過」（“We’ve never been modern.”），身為向來受制於物的人類，我們是否也該宣示「我們不曾科學過」？

【關鍵詞】：物質施為能力（material agency）、《十三號倉庫》（*Warehouse 13*）、文物理論（theories of artifacts）